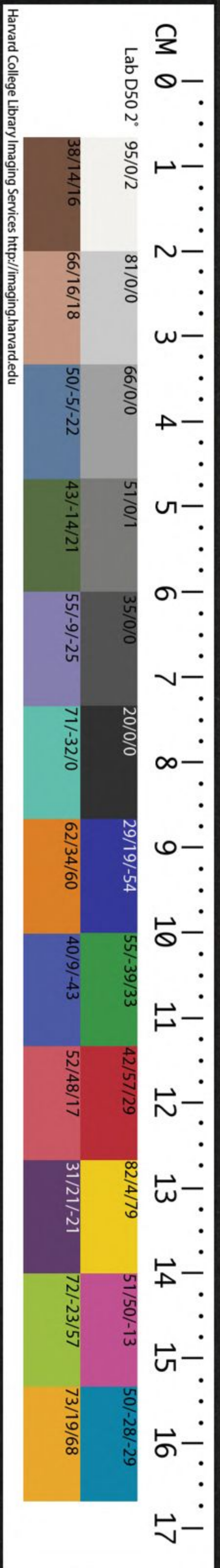


T 4686

7928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4 1938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聖武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甲戌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而兵餉日勞。民供顧。謂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平章李伯昇曰。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在北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且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



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簡往彰德。誠往濟寧。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皆專之。

秋八月甲午朔丁酉申定兵衛之政。先是

上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設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摠旗二。摠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士。皆有實籍。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而千百戶摠小旗

軍衛之制  
其精實乃  
爾今得無  
虛冒病乎

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于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齋。諮諭雲南。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順附。無強凌弱。眾暴寡之患。其納款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刺瓦爾密。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若所為。非貽禍于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大理之手。斯二



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于勢力。今元祚旣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卽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群下皆仍舊官。享福于彼。不然。朕當遣別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嗚呼。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

以親族諭之

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庚辰。遣使賚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摠兵塞上。偏裨將較。日務群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勅。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修城。非今所宜。况軍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億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



善也。

冬十一月丁巳朔。是月納哈出寇遼東。先是

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兵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

壁清野以代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

慮。伏兵阻險。阨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

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

揮吳立張良佐房嵩等屯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

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

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

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

金復海蓋  
可不講乎  
旅順可不  
危乎

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

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

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潰。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

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

經其城。乃繇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都指揮葉

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

十餘里。緣河疊冰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互隱

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穿于平地。伏兵以

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

雲于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

此賀給諫  
所以思馬  
葉二公也



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出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雲于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逐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

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筭。何能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師。群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乃刺吾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是月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僉都督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于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三月乙卯朔丁丑。賜遼東蓋州守禦有功將士文綺布帛。勅曰。納哈出以塞外餘寇。越我遼蓋二城。直犯金州。是時州城未完。戍卒寡少。指揮韋富王勝保城却敵。又出其不意。獲彼裨將。其將較軍士。宜膺上賞。蓋州城池雖完。然彼衆我寡。若無素備。豈不爲彼所乘。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按兵堅壁。備禦多方。可謂善守而能剋敵矣。及敵自金州歸。諸將士又能阻關塞隘。晝夜備守。使敵人不敢向故道。自柞河遁去。又從都指揮葉旺追擊。俘斬甚衆。較之金州將士功。差次之。宜膺次賞。遼東都指

揮馬雲葉旺。能同心協力。深思熟慮。一出一守。皆爲得宜。葉旺雖居佐貳。躬率將士。衝冒險難。應變出奇。使敵人失勢。追奔逐北。可謂智勇兼濟者矣。宜膺上賞。馬雲雖居首職。選精銳。拔勇敢。助旺成功。亦其能也。然坐守堅城。比之出戰。稍可安閒。宜膺次賞。

六月甲申朔己丑。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六月四日早。金星犯畢右股北第一星。主夷狄兵起。以分野推之。應在趙地。今故元四大王。不滿二百人。官軍屢捕不獲。前者皆云其衆無馬。今乃言有十五



騎相從出沒。不知劫奪于邊人者。蓋繇爾諸將不乘機勦捕。致令若此。勅至。速遣智勇將士。四面捕之。毋致蔓延。其大同岢嵐諸處。亦令守禦官軍。嚴爲備禦。

秋七月癸丑朔丁丑。故元平章兀納歹執伯顏帖木兒自綏德來降。先是中山侯湯和等至顏安。伯顏帖木兒遣人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至是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

羊馬無筭。兀納歹遂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九月壬子朔癸丑

上遣指揮僉事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速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徧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較。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國之安危係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庚子朔己巳遣使賫詔往金山諭元將納哈出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

慎之又慎  
真萬全之  
師也



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爾被獲于江東。朕特縱爾歸。此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蹈患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况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已之受患。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已心推之。盡殺弗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

反覆開論  
聖人之心  
如此

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侯黃儔奉朕命而往。豈儔之所願哉。實繇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于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心。一旦殺之。爾之患難。爲儔所生。儔之身爲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鑒爾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于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



冬十一月庚午朔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至京。

上遣使賫勅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爾率兵進討。果有韜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甚爲之喜。聞諸蠻旣平。獨吳面兒遠遁谿洞。人事異宜。險阻亦異勢。不必窮追。彼惡稔貫盈。自將夷滅。是命內臣尙履奉御呂玉詣軍觀兵閱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

十二月己亥朔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

曰觀兵閱  
勝未分將  
權也不過  
遣視而已

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于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耳。不知滄海與我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爾類。豈不俘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戊戌朔癸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



聖明世宗錄 卷三十一  
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卽率師。從洮州鐵城之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宜速成。山西之軍。卽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  
丙寅。征西將軍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河汪順朶羅只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

三月戊辰朔庚午。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散。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州二衛之兵。止留一衛。以一衛守洮州。其岷州守禦士卒。未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已遣還。甚合朕意。西涼寧夏之兵。亦卽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士留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時。毋至再三。

辛未。勅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松潘僻在萬



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民。命爾帥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巴克。徐將資糧于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擇士卒勇鷲者。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青川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

丁亥曹國公李文忠等遣使言官軍守洮州。饋運甚艱。民勞不便。

上勅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旣斥。若棄之不守。數年之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二年軍食。阿卜商之道。必走黑章咱之地。只于其地索之。瘦瘠子不論遁于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夏四月丁酉朔甲辰。成都嘉定州。岷縣賊人彭普貴。誘衆作亂。劫掠居民。轉攻州縣。岷縣知縣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害。四川布政司都指揮使司以聞。



上賜詔褒之。復以綺帛恤其家。仍勅四川都指揮音亮等曰。覽奏知嘉定忠州等處。土民為妖人所惑。乘隙為亂。燔掠城池。勢甚猖獗。勅至即遣官軍勦捕。如力不及。須煩大將軍征討。遣使來言。毋失事機。

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奏言高麗遣人致書遺禮物。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者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故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間而入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

嚴備之至  
凡人臣輕  
信納降者  
皆當鑒之

謀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為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乙丑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鬪之事。已未太白見東方。至于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已丑勅諭四川都指揮音亮朱輔等曰。近因寇盜剽掠居民。已勅爾等勦捕之。然聞不速進兵。淹留



道途反為民害。遂使賊眾愈盛。實繇爾等失機敗事。特遣鎮撫楊華馳諭。如不即擒寇賊。歸良民妻子。而徒勞師旅。則爾等之罪何逃。軍中唯指揮茅貴勇略有功。千戶瞿關亦能効力。其餘將士勤怠。朕悉知之。各宜勉力。以成厥功。

庚寅勅曹國公李文忠曰。近四川土人以妖言惑眾。相扇而起。守禦官軍討之未平。爾若還師陝西。宜分一軍遣官率領。繇棧道速撲滅之。若未至陝西。亦宜預定其計。庶免賊黨蔓延。以安蜀中。

六月乙丑朔丁卯朔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

都俞吓嚇  
之風疆吏  
有人矣

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于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既而玉言松州為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遂詔玉還軍四川。

命都督僉事馬雲統兵征大寧。

上諭之曰。聞寇甚黠。知官軍至。悉遁入山。兵回復出。如是。則宜以大軍分置要害之地。遣人招撫之。招



之不至。則伏兵以伺。必盡獲之。凡得賊首。即其地斬之。以警其餘。

丁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曰。六月二十三日曉。金井犯井東三星。占主秦分有兵。故特遣人諭及之。前命爾等乘大軍之勢。起送番酋赴京。今已久矣。人必懷疑。如未遣且宜停止。加意慎密。務在安輯。以防其亂。

辛卯勅陝西都指揮使司曰。報至知西固城番人作亂。已遣八百戶兵擊之。恐非決勝之計。此作亂者必瘦瘠子。此虜狡黠未易輕也。宜預防之。勿中

其計。

八月甲子朔乙酉陝西都指揮使司遣人來奏言西番首賊雖已遠遁。未即擒獲。恐大軍既還之後。乘間出沒。為邊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臨洮。彼若出沒。即乘機勦除。

上遣使報曰。爾言是也。但邇者天象數見。不可輕易動兵。且以騎兵之驍勇者。就各衛訓練。有警即出。乃全策也。

壬辰遣使勅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碾北衛來報番將朶兒只巴郡下有人來降。備言朶兒

大垂象即  
三千騎未  
易輕動小  
心哉



只把與阿卜商三副使烏合之繇。未審然否。然不可不為之備。吾度其人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涼州。莊浪碾北之地。爾等宜慎防之。士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能久居此。不過恃其衆多。欲擾邊境耳。彼果衆多。且宜按兵固守。觀其有隙而後擊之。

冬十二月癸亥朔丁亥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為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

功既成矣  
猶以倖而  
策其后

誠待人。則人為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于此。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卯朔丙辰。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為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違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



其歸。令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旣還。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春申君嘗索女子于其國。誼有女入于元宮。春申君出奔。朕之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秋七月己丑朔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而遣其通事先還。且勅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禦邊之要。務在深思。所以深恩者。必欲審勢度宜。匪張威武。孰使懷恩。恩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

制于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計事。遣人詣遼。以覘中國。今留周誼于朝。歸其通事。爾等且縱此人。賫誼書歸。更約必以禮來。若或妄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人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久則必以奇貨招誘戍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捍禦。而必實其邊地者。以此。今縱與其來。亦不可不備也。

洪武十四年春三月丙戌朔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征南將軍印。節制江南。賜手詔曰。河南爲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衆。方今大將軍征北。特命



爾節制其地。宜休息民力。訓練士卒。以佐征討。壬寅遣使賚勅諭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信國公湯和左副將軍穎川侯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于近塞。以待我師。卿等欲輕騎進擊。不可不深爲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軍。若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必得其利。無伏卽以精兵擣之。可也。若大軍未可出塞。且留營北平。

夏四月丙辰朔遣使賚勅諭宋國公馮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所封之地。爾今正在彼處。當早夜謹畏。王之宮殿已成。王城內外。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爾左右。爲圍子手者。王府有馬。毋令牧于遠地。常令兩軍守一。馬軍皆須精銳者。但有異聞。卽乘馬至報。爾就語都指揮馬兒亦宜慎防。察人動靜。馬兒卽徐司馬也。五月乙酉朔甲寅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鬻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于爲國者。恃智慮筋力之所能及。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克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少。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八月癸丑朔乙丑。南雄侯趙庸。平陽春縣番寇。秦捷京師。

上勅諭之曰。嶺南民人。入籍旣久。屢叛屢征。朕非得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剽掠。久爲民患。卿以兵勦平之。捷報至京。朕惟爾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繇有司不能撫恤。以致作亂。卿可諭都司布政司。取俘囚中首惡者。誅之。脇從之黨。釋歸田里。庸得勅。乃斬首賊李佛蔭數人。餘皆釋之。

九月壬午朔

上御奉天門。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



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于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

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

上出餞于龍江。

遣使賫勅符諭播州。宣慰使楊鏗曰。曩者元綱不振。亂兵四起。四海之民。不遑安處。朕既混一寰宇。四征弗庭。蠻夷酋長。罔不稱臣。入貢。其或志在偵伺。未篤事大之誠。徒取禍敗。爾鏗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輕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爲先鋒。以表爾誠。符至奉行。毋違朕命。

乙酉勅諭宋國公馮勝。河南都指揮使徐司馬曰。



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宜用心撫安之。今秦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到之時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城守都指揮出迎則宋國公城守爾其夙夜加慎毋忽。

冬十二月辛亥朔乙丑勅諭遼東都指揮使潘敬等曰前爾奏云高麗入貢如約觀處置甚合事宜高麗奸臣李仁篡弑其主臣民畏其黨衆而屈從之今幾年矣曩者中國之君以力服之者有焉以德懷之者有焉如高麗之奸頑不能懷德惟威之畏故前人以力得之其爲生民之禍亦甚矣雖有

時而懷德待之以禮旋復詭詐竊發背叛不常累代兵征蓋以此也。今李仁雖云願聽約束未知臣節久將何如。卿與諸將其慎之高麗貢獻但一物有不如約卽却之境上固守邊防毋被其誑。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旣克必置都司于雲南以統率諸軍旣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

爲雲南計  
慮如此深  
長



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無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限百人可先遣還

庚戌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竝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穎川侯

明知不可以文告服故姑誨之

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賫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于戲春秋之義罪莫大于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効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閏二月辛巳朔戊戌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略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



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肆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卽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性頑擴。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夏四月庚辰朔己亥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則今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六月戊寅朔丙戌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靄翠動靜。普定亦留兵。如



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為食。彼將奔命不暇。尚暇擣我空城耶。不然則士卒饑困矣。

辛卯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于嶺上。當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即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

秋七月戊申朔己巳。遣留守右衛鎮撫李杲往西涼。諭都督濮英及守禦都指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晚。彗星出西北。主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回回之地。有馬駝牛羊入境。止遣親信一二人往視。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以假貿易為辭。伏賊兵于後也。慎之。

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糧餉不足。朕遠度事宜。惟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留兵守禦。東川芒部烏

為雲南足食計。悉取諸本地。乃可長久。後之興兵。動煩漕輓。非



蒙則未可也。若烏撒既克，亦宜少留兵戍之。其餘士馬，悉令討擊。未服諸蠻，俟其懾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于七星關之南，烏撒之北，中爲一衛，其餽餉則東川之民給之。若烏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或烏蒙或芒部立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以南至七星關中爲一衛，令祿照羿子等蠻給之，皆俾餽餉歲足。如是則兵衛相屬，道路易通。無事則分兵戍守，有警則合兵勦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慎飲食，撫士卒，俟諸蠻悉定，方可班師。

可班師

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都督郭英及張王二都督之兵，如已會，慎勿輕分。且屯駐左右，隨機調用。其水西衛兵，急宜調出，止留一千。或四百，足矣。靄翠之民，今必不敢爲亂。盤江路通西堡，旣克，則普定亦止。可留兵千人守禦，餘皆令于烏撒之地，就糧自贍。

八月丁丑朔辛巳，遣使勅勞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



之西。敗烏蠻于可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于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來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尊。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

乙未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路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挈家入

靄翠之地。符至可諭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

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雲南士卒艱食。指置軍事。貴乎得宜。不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逋逃者。旣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



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旣艱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尾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來無礙矣。靄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丁未朔丙寅

上勅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監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

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中。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冬十月丙子朔丙申。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烏撒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蓋未覩大勢軍威。必謂我軍散處。緩不及應。故有此變。朕觀彼中地勢。旣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撒建昌。亦在必守。其東川芒部諸蠻之不服者。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復。若班師則一衛留兵。不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衆寡不敵。何以能



皇明世宗法錄 卷一三  
守。今止留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服。卿等其共圖之。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構橋梁。水淺則疊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石。贍軍。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洪武十六年春二月乙亥朔辛巳。遣鎮撫桑昭賚勅往諭遼東都指揮潘敬業。旺曰。二月六夜太陰有象。主胡兵入寇。今遣使諭爾知之。當嚴加號令。

因天象而水陸交備其嚴乎

命各衛指揮千戶百戶而下。多方警備。已命都督於顯等運米四十萬石渡海。又發步騎數十萬屯駐北平。真定等處。皆爲天象之故。若胡兵果犯遼東。卽以北平步騎邀其歸路。勿令縱逸。

三月甲辰朔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宜自審度。

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

此沐西平之所以獨



留也  
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煽爲患。爾其留鎮之。撫綏  
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甲辰朔乙巳。勅天下衛所以時訓練士卒。  
至冬月農隙。則以善射者。十選其一。更番赴京。較  
試。不中者。罰及指揮千百戶。仍命五軍都督府定  
賞格。凡射中的者。賞鈔五錠。連中者六錠。中不及  
的者三錠。不中者亦給鈔一錠。爲道里費。

六月癸酉朔己亥。遣使賫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  
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  
沐英曰。近詢知死可伐之地。有三十六路。在故元

時皆設官治之。其地後爲蠻人所專。已四十年。繼  
又侵楚雄之西南。遠幹感遠二府。梁王力不能制。  
終爲蠻夷所有。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事機  
密。自宜審度。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回也。回時  
必經羿子九寨。及戎縣之地。五村大壩。上下等鄉。  
落卜池等處。黃平羅木洞蠻。靄翠所屬。阿呂兩宗。  
碎瓦莫得。阿胡阿遣等蠻。嘗助烏撒殺害官軍者。  
如其帖服。則斂兵而過。如尙觀望懷疑。宜耀兵威。  
使其知懼。閩外事務。必在中節。卿等宜體朕意。  
冬十月辛未朔己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府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善忠。率其土兵討捕  
徭寇。多樹功績。臣欲令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  
爲二衛。以善忠之子振堅之子永通爲千戶。統率  
其兵。俾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蠻夷攻蠻夷  
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冒瘴癘之患。民免饋運  
之勞矣。詔是其言。行之。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庚戌

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  
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  
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  
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  
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之不  
專。信之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  
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  
摧堅破銳。兼此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  
何如耳。

夏四月戊辰朔癸未。賞征南將較。先是詔禮部曰。



賞賜國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勵士氣。權度毫髮。一失輕重。則上爲失禮。而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年。雲南越在萬里。負固不服。故命大將軍率師討之。諸將士冒瘴癘。踰險阻。霧雨薄肌體。沾汗濡甲冑。而能効忠宣力。搴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爲國効命。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定議行之。至是議上。

上以爲賞薄。曰。將士甚勞苦。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其重賞之。

六月丁卯朔庚寅

上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憫其勞苦。出師臨陣。皆有賞賚。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士卒已令五軍十衛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司有欺蔽者。致使竊議于外。爾禮部卽榜諭諸軍。或受賞不及格。與有勞而不及賞者。皆許陳訴。驗實賞之。

秋七月丁酉朔己未。勅諭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葉昇曰。爾等名世之臣。前者遣鎮遼左。朕嘗備諭高麗。必數有使至。今果然矣。然勿爲善說所誘。勿



京官受賂使小邦分爲上中下等亦可羞也

爲華麗所惑。豈不見曹魏之將田豫者。爲護烏丸較尉却賄之故。况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以此觀之。甚無禮也。設使受其賂者。少有所知。豈不赧哉。今爾等知誘而能奏。田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北接曠塞。非多筭不能以禦。未然。爾等筭有餘。則名彰矣。

壬戌景州侯曹震言容美管勾沿邊大旺散毛等洞蠻寇時出劫掠爲民患。已令施州衛及施南宣撫覃大勝招之。如負固不服。請以今秋發兵討之。

窮兵于遠兵出無名故帝戒之

又言西番有名朵甘思曩日族者。去松州計程八口。約其衆三千餘人。馬二千餘匹。牛羊以萬計。屯于割八草地。洮河之西。又有思曩日大族。其人馬尤盛。請于來春二三月水冷草木未生。牛馬饑瘦之時。發兵擊之。可盡獲也。

上遣使諭震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靜以俟。無輕舉也。若其不服。則以兵討之。

九月丙申朔

上諭都督府臣曰。朕自布衣奮跡淮甸。與群雄角逐。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皆賴爾諸將士之力。然朕每



帝念將又  
念士卒倘  
將死敵而  
無一級之  
加士死戰  
而無一卒  
之復必帝  
心所惻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一  
思之。當臨時決勝。陳師賈勇。固出于諸將。而摧鋒陷陣。衝冒矢石。則士卒實先。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自公侯至于列較。皆有爵祿。傳及子孫。而士卒艱苦。乃無異平昔。朕甚憫焉。曩者雲南諸夷。負固弗庭。勞師遠征。瘴煙毒霧。萬死一生。若此者。尤在矜卹。爾五府閱諸兵籍。凡征南士卒。其自丁酉年以前隸兵者。悉俾爲小旗。以酬其勞。不必比試。冬十月乙丑朔丁卯。命將士運糧往遼東。上諭之曰。海道險遠。島夷出沒無常。爾等所部將較。毋離部伍。務令整肅。以備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

倭寇。因以立功可也。

閏十月乙未朔丁未

上諭都督府臣曰。瀕海兵衛。本以防禦倭夷。今台州倭人登岬。殺其巡簡。守禦官兵。所職何事。命逮其指揮陳亮趙全。至京師罪之。

十二月甲午朔甲寅。西平侯沐英奏。近者發兵捕討普定。蠻寇已平。今復移師剪除廣南維摩餘孽。以通田州糧道。巡撫臨安而還。

上曰。英能如是。朕無南顧之憂矣。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壬戌朔辛巳。遣使諭靖寧侯



葉昇等曰。邇來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

秋九月庚申朔戊子。遣使以勅諭秦王。檄晉王。桐周王。櫛曰。近者五星太陰。皆犯井。主秦晉周有兵。今客星又入太微。此非小異也。符至秦兵勿出關。周晉之兵。不宜有所調遣。止于本國訓練防閑。慎之慎之。

勅諭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防慎。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餉饋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我決。然後啓王知之。

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癸未朔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于大寧諸處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會州富峪四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六錠。爲其直。及道里費。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癸丑

上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叅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爲右叅將。前軍都督商暉。叅贊軍事。率師二十萬北伐。又命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江陰侯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旣而

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闡。撒里達。溫蠻子。晃失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于是息民于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唯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繇



是乃刺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嗚呼。天之改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僉院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刺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

夏四月辛亥朔癸未。制諭燕王曰。故元舊臣阿速哈刺兒伯顏忽里二人。今授以指揮之職。令其管領達達軍士。數雖不多。然皆可用。况北平風土素

所諳練。曩者所起阿速部長云。有千餘符頭。宜選能騎射者。二三百人。或百人。差官送軍中。令摠兵官擇千百戶員外賢者領之。果能騎射。則以此符給之。令充先鋒。視其能戰與否。尤必早夜警察。譏其出關。點選明白。慎無輕慢。縱弛。指揮號令。務在得宜。

五月庚戌朔庚申。遣使齎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竄正。楚雄衛指揮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儲傑等曰。近御



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譎詐之  
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繇是觀之。蠻夷反欲  
窺伺中國。爲我邊患。符至可卽葺壘。金齒楚雄品  
甸。及瀾滄江中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  
銃。爲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  
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  
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  
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往  
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荅之。否則  
勿荅。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則

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毋怠。

丙寅遣使齎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往者  
慶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  
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  
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  
里。朕計群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詭謀竊  
發。尤不可不爲之備。况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  
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堠。以  
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

辛未



皇明世宗 卷十五  
上復遣使密勅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揆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趨起。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圖也。六月己卯朔己亥。遣使賫勅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李觀等曰。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遵禮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非中國之民可比。凡戍守者。非德望素重。不足以鎮其地。而撫其人。爾指揮李觀

處事寬厚。名播蠻中。爲諸夷所愛。然其下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多恃功效肆。有乖軍律。故朕特命爾儲傑嚴武輔之。蓋以觀之寬。可以綏遠人。必傑武之嚴。然後可以馭群下。勅至。卽以指揮千百戶鎮撫所統舊軍。精加訓練。使各守分地。以觀平緬動靜。敢有肆頑不依軍律者。罪之。

秋七月戊寅朔丁酉。遣使齎勅諭大將軍馮勝等曰。近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未已。及天革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攘之塞外。遠者數千里。邇者數百里。二王旣



往。餘虜常爲邊患。繇是命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卽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人。何若是之易邪。然自古至今。凡爲將功成名遂。千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摧堅撫順之際。機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來歸。當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致驚擾。胡虜生計。惟畜牧是賴。猶漢人資于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繇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于來降。以致偃兵華夏。功烈昭于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虜庭。成

體悉遠夷  
如明鏡耳

此奇勳。則可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八月戊申朔丙寅。遣右軍都督僉事孫茂。以鈔三萬二千錠往四川。市耕牛萬頭。時將征百夷。欲令軍士先往雲南屯田。預備糧儲故也。

冬十月戊申朔巳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嘗有備也。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

深計遠慮  
以防餉道



勿藥有喜  
是兵法

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損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洪武二十一年春二月丙午朔庚戌，詔五軍都督府都督蕭用、王庸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分爲十班。自今年八月爲始，輪次赴京。輪試武藝，指揮千百戶。年深慣戰，及屯田者免試。其餘蔭叙暨摠小旗，陞爲千百戶。衛所鎮撫者，各親率所部軍士至京，仍先下操練之法，俾遵行之。其法

令軍士用竹木製二三斗力弓箭去簇，用綿綴于箭端，分明演射。又于教場內用繩表地兩界，相去五丈。諭軍士馳馬于兩旁，對射三箭。射畢，于馬上兩兩相比。角皮骨朶較畢，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法，及不閑習者，罰。壬戌遣使賫勅諭大將軍藍玉、左副將軍唐勝宗、右副將軍郭英曰：今歲四月十五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堠，以防不虞。或有不利，毋自摧沮。



須奮勇出奇。以汎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績。亦永垂竹帛。

甲戌故元四大王來降。初四大王遁入崑崙山。往來劫掠爲寇。官軍屢捕之不獲。

上以其窮寇。急之則脇從者懼罪。連結之志堅。緩之則彼各有父母妻子。一旦思其鄉土。有反本之心。當自潰散。于是詔罷兵。但令山西諸處嚴加備禦。已而其黨與逃散。四大王勢孤窮。感至是詣晉王府降。遣人送京師。

上以其元之子孫。閔而宥之。且厚賜與。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三月乙亥朔壬午遣使賫勅諭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曰。近者故元司徒阿速等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夏四月乙巳朔癸亥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已破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多滇池。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



皆以試其  
誠與否非  
取之也

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  
伐。前此之勝。微指揮吳良堅守小寨。亦幾受侮。汝  
慎勿輕之。務在持重相機決勝。搗其巢穴。乃爲善  
爾。若其納款請罷兵。可諭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食  
并進馬萬五千匹。景東累喪軍士。令貢象五百。牛  
三萬。象奴三百人。彼果順命。如數如貢。卽許之。  
六月癸卯朔乙巳。西平侯沐英上雲南前衛指揮  
張因功狀。因言便宜事。先是  
上遣舍人潘旺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命普定侯陳桓  
領兵騎二十餘萬。爲爾聲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

桓未及至。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  
河觀軍實。而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有雲  
南內地之人。互相扇誘。今欲大舉殲滅之。若干數  
十萬兵中。精選十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  
賊聞之。必率衆來援。因逆擊之。其勢必克。但巢穴  
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越州羅雄把哲諸夷。悍鷙  
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糧餉。一以驚懾餘  
衆。使賊聞之。姦計自沮。仍于寬衍之地。爲來歲屯  
田之計。內治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爲  
強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



威德。

上然之。仍命賞張因之功。

是月

上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勅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繇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于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効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繇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

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于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爲公侯。小者爲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繇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餓以死也。夫爲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



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秋七月癸酉朔丁酉遣使賫勅諭征南將軍頴國公傅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囉囉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若唐時閻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狙詐聚集凶醜據險設伏庸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因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為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加防

西南夷情  
事勞燭無  
遺其後兵  
與狡伏叛  
順不常一  
如所料

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繇此生將假此輩為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夷平日夫婦無倫亂如群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邃其人與猿猱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戊戌

上以太陰熒惑犯壘壁陣復遣使諭征南諸將曰征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  
討蠻夷當加嚴慎。今征東川。其烏撒芒部諸蠻。外雖服從。中藏狙詐。倘或託以心腹。將有不測之變。龍海諸蠻。姦詭尤甚。水西恐與賊陰謀。皆宜防閑。有備無患。切宜慎之。

洪武二十二年春三月庚午朔。遣使命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鄧鎮駐大庸。魏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

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宜寧侯曹泰駐瞿州。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樹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鬱。蛇虺蚊蟲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疫。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



思倫發最  
後平必令  
輸情輸貢  
還我叛人  
真萬全之  
師

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蠻夷。使至爾等一如所諭。冬十一月乙丑朔己卯。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使百夷。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緣其下刀斫郎刀斫養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賫勅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也。豈特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顛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道。擅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倡亂。延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于是雲南悉平。獨爾思倫發復効尤。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敢數生釁隙。繼命諸驍將率師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



不繇于已。皆刀斲郎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  
聲言歸誠于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  
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  
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旌  
麾所向。醜類爲空。大用旣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  
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  
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斲郎等一  
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乙未朔甲辰。遣使賫勅諭晉  
王燕王曰。詢及來胡言殘胡甚少。騎者纔五千人。  
共家屬一萬口。馬稱之。有急則人皆一騎。赴水草  
長行。大軍負戴且重。追襲甚勞。今降臣嘗與彼同  
仕大官。已使在彼。而見忽兒又能辭說。繇是其衆  
二心。欲南嚮者多。北嚮者少。且將糧餉運至上都  
及口溫。集于各程。然後再俟人來。知其所在。一舉  
而中矣。

三月甲子朔癸巳。勅諭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  
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  
等皆降。先是王師旣出古北口。燕王臨塞。諭諸將  
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



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卽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卽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等素聞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卽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

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于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洪武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丙辰。命齊王榑率護衛騎兵于開平近地圍獵。諭之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穎國公傅友德調發。爾毋相叅。遇有戰鬥。可自爲隊。或在總兵之左。或在其右。有膽略則當先。無膽略則繼後。若奏凱之時。寧使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終秋高水冷。人馬入關。爾亦回京。

夏四月戊午朔癸未。遣使命燕王督穎國公傅友



德收捕番將阿失里等。且諭之曰。今上天垂象甚切。須體天心。凡北平護衛及都司各衛隘口。必當整備士馬。勵精器械。嚴爲守禦。不可怠肆。

五月丁亥朔辛卯端午宴群臣于奉天門。是日上幸龍光山。閱公侯子弟及將較射柳。中者賞綵帛。冬十一月癸未朔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

朕當有後命也。

洪武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午朔丙申。遣使勅燕王曰。朔漠雖平定。而殘胡散處絕塞。聚必爲患。其選北平都司并護衛騎兵之精銳者六七千人。或萬餘。間以乃兒不花等所部軍士列爲隊伍。各裹餼糧。命北平都指揮使周興爲總兵官。遠巡塞北。搜捕殘胡。以弭絕邊患。其乃兒不花部曲。諳知地形。令爲鄉導。必多擒獲。

即用乃兒  
不花爲鄉  
導

夏六月辛亥朔癸丑。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川軍民千戶所。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



餘人往戍之時

上以月魯帖木兒叛。故置衛鎮守。仍諭將士曰。今變人百夷囉囉摩斐西番諸部。皆背棄月魯帖木兒。散還鄉里。宜閱實戶數。戶以一丁編伍為軍。令舊軍領之。與民雜居。惟有警則赴調。無事則聽其耕牧。其從為亂者。悉捕送京師。匿隱者罪之。若大軍至境。月魯帖木兒必深遁山谷。爾守禦將較。能互相應援。設伏出奇。生擒來獻者。賞白金千兩。以馘獻者。二百五十兩。

亂者必不可雜處軍中故令捕送京師也

癸酉遣使勅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都指揮使瞿

能等。朕委以計賊。乃失機敗事。當寘諸法。姑宥之。俾立功自贖。彼月魯帖木兒等。皆無父無君。詭詐萬狀。方大驅入境。遽信其降。歛兵以待。為其所玩。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餉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圖。決勝若大軍初到之時。彼寨柵未修。孳畜之類未收。精銳之兵未選。速與決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詐為誠。非愚而何。即今彼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縱還。近知其黨與最兇頑者。一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之。乃其謀



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如獲領真十當卽戮之。其月魯帖木兒多子。往往以之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必多方收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而後已。

秋八月庚戌朔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宜立軍衛屯田守禦。乃諭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而寓兵于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諭以朕意。乃分命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

全寧侯孫恪。鳳翔侯張龍。永平侯謝成。江陰侯吳高。會寧侯張溫。宣寧侯曹泰。徽先伯桑敬。都督陳俊。蔣義。李勝。馬鑑。往平陽府。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安陸侯吳傑。西涼侯濮瑛。都督孫彥。謝熊。袁洪。商嵩。徐禮。劉德。指揮李茂之。往太原等府。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爲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迤東立六衛。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擾于民。

冬十月己酉朔戊午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之。勿令復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較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栢興州賈哈刺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

十一月戊寅朔甲午。總兵官涼國公藍玉兵次栢興州。玉間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人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繇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碭黎。當土番出入之地。岷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群臣議行。



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為兵。其長河西  
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  
討。

上報玉曰：籍民為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  
以壯者為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殄，人知順命，雖  
獷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  
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  
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  
萬眾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  
衛。爾即還京。玉遂班師。既而都指揮使瞿能同知

徐凱亦還成都。

我為主虜  
為客

十二月丁未朔戊申，勅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  
德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知其入寇，  
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  
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眾，捕獵塞  
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甲兵  
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期明年三  
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爾等  
立屯既成，率數十萬眾，飈馳電擊，蒐獵虜庭，耀張  
威武，不亦壯哉！勅至，毋違朕命。



洪武二十六年春三月丙午朔乙卯遣魏國公徐  
 輝祖賚勅諭燕王曰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俱有  
 異志雖撫之以誠難保其往人言夷狄畏威不懷  
 德果然可遣人防送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無  
 備爾護衛士卒每遇出獵必選數千騎被堅執銳  
 以訓練之使之常習勞苦則臨陣不怯宋國公馮  
 勝等今已召回諭以防禦之策舊降胡兵非出征  
 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泄事機所係甚重若欲  
 用以禦敵常使參錯為伍庶幾無慮

夏六月乙亥朔壬申遼東都指揮使司奏謀知朝

聖祖出防  
 臨胡后入  
 何不以為飛

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  
 鴨綠江欲寇遼東

上曰李旦方來進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釁端遣  
 使勅之曰昔在元季群雄竝起中原擾動民被兵  
 災幾及二紀朕訓將練兵掃除群雄四征不庭蠻  
 夷率服化鋒刃為農器諸將析珪儋爵享有太平  
 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構釁端屢肆侮  
 慢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遣  
 人以金帛誘之王顥被弑殺及朝使今爾方遣使  
 入朝聽束約而乃陰令邊將誘女直人潛渡鴨綠



點讀數過  
旅順鴨綠  
之間防乎  
其防

江意將何爲。昔在漢時。高麗寇邊。漢兵致伐。高麗  
繇是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亦  
再加兵討。晉以爾國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  
兵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兵討爾。弑逆。平爾  
土地。爲九都督府。遼金至元。爾國屢造釁端。殺其  
信使。繇是屢加討伐。宮室焚傷。民庶斬虜。國滅君  
誅。監戒甚邇。爾猶蹈其覆車之轍。豈非愚之甚乎。  
往歲請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許。及後以瑤任國事。  
遂以其子奭來朝。及奭還國。瑤以被廢。爾乃廢絕  
王氏。自取其國。朕以爾能安靖東夷之民。聽爾自

欺謾至此

爲聲教。前者請更國號。朕旣爲爾正名。近者表至  
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逾月方來  
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視一高麗。不啻一  
彈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衆。得地  
不足以廣疆。歷代所征伐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  
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併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進  
表啓函。惟小石數枚。及賀正稱進玉帶。驗之乃石。  
世宗繇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  
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圈數十。雜于表函中。以  
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滄海之大。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三  
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于騎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爲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若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繇渤海。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開爾自新之路。爾能以所誘千戶女直之人。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爾。自爲聲教。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也。

三月庚子朔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官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爲國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率兵泰州捕寇。猝與寇遇。衆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衆使退。遂致敗事。此繇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于閒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閱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俟三年復試之。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



夏六月己巳朔戊寅。命遼東定遼等二十一衛軍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以紓海運之勞。

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甲子朔辛未。詔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朕常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

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驚。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甲寅

上諭兵部臣曰。近在外衛所。遇有寇盜卒起。守禦指



揮千戶。不親率兵勦捕。但遣百戶旗守領之。是以失機誤事。自今各衛所地方。設有寇三四十人。卽調官軍一二百人。寇有數百人。卽調數千人。刻期捕獲。毋令滋蔓。如指揮千戶不躬率士卒。及調兵失律誤事者。罪之。于是兵部榜示天下。

八月壬戌朔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若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

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卽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煦教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閏九月壬戌朔丁卯。遣使諭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近聞奉議兩江溪洞等處。林木陰翳。蛇虺遺毒。草莽中。雨過毒流溪澗。飲之令人死。師入其地。凡行營駐劄。勿飲山溪水泉。恐餘毒傷人。宜鑿井以飲。爾等其慎察之。



冬十二月庚寅朔己酉。朝鮮國王李旦遣使臣柳珣等奉表貢方物。進賀明年正旦。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釁端。以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于遠。所以不卽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釁之繇。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己丑。朔。緬國復遣使來訴百夷以兵侵其境土。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詔緬國王曰。道里險遠。山川阻修。風殊俗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鄰邦。衝烟突霧。晨進昏止。冒風霜而至。中夏可謂難矣。古人有云。君子將有事于遠友。千里之外。神交而志通。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遠脩其好。美絕古而超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樂黎民于市野。兩國之民居處。雖分。惟存關市之譏。是其和也。其或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爾其審



之。緬人既聽命。遂往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子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則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詰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弑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凌政。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伐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何以見之。歲以兵寇。

車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強犯緬。曼璃國小民寡。而已平之。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恃強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祖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況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于此。爾麓川之蠢。初擅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較。未嘗強爾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蠶食隣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為吾西南之役噫未可也。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理人物之類。迺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隣邦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合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為。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可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為全亡。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眾。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

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餽。思聰等為書諭却之。且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為侵擾。斯可以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為樂。率其部眾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為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為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思聰不負  
任使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上諭炳文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竭乃智慮。以副朕心。凡有寇盜。卽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余汝嘉。

丁丑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先是遣主事寬徹等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撒麻兒罕地。寬徹至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曰。朕卽位三十年。西方諸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朕復勅吾吏民。不得恃強欺慢番商。由是爾諸國商

獲厚利。疆場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惠于爾諸國也。向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將征北邊。執歸京師。朕令居中國互市。後知爲撒麻兒罕人。遂俱遣還本國。其君長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貢。吾朝廷亦以其知事上之禮。故遣寬徹等使爾諸國。通好往來。撫以恩信。豈意拘吾使者不遣。吾于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人。而爾拘留吾使。豈禮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邊地者。且留中國互市。待寬徹歸。然後遣還。及回回久不得還。稱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逆人至情。仁者不爲。遂



不待寬徹歸而遣之。是用復遣使齎書往諭。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而啓兵端也。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

三月癸丑朔癸亥

上謂禮部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番。皆以時朝貢。至如烏思藏。西天。尼八刺國。去中夏極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刺。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爲難。然鋒刀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聽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于是禮部檄下

諭之。

夏四月癸未朔乙酉。勅晉王 燕王備邊十事。其一曰。向者發往開平。防邊擒胡。大小將較。宜遣人閱實明白。具籍以聞。是時塞草方青。胡人必順水草而南。宜謹斥堠。廣布置。務殫智慮。設法隄防。每一堠用馬二匹。而以三十堠爲一路。計用馬六十匹。其相去二十里。或三十里。則設一路。總十路。則用馬六百匹。其布置之法。則繇內而外。其近裡則二十里爲一堠。計十堠。外則十五里爲一堠。又計十堠。又外則十里爲一堠。又計十堠。以此搏節一



路可望五百里。少有烽警。則無不先知矣。其二曰。須選人領精騎。或五六千。或七八千。在百五十里。至二百里外。一路潛伏以偵望之。則可知彼之虛實矣。其三曰。所設十路斥堠。每處爲三十層。每層馬二匹。東西相去二百里。廣受所發防邊將較。東五層內。西五層內。皆須在十層兩間。以候遠望消息。仍令每堠壘砲積薪。務嚴備豫。晝則望烟。夜則望火。至加防慎。則彼之多寡。亦可知矣。其四曰。王所統大軍。除發去都督等員。率領隄備。其餘護衛。或一萬。或二萬。王親率于附近屯所。往來牧放。仍

須披堅執銳。夙夜加謹。望遠者去王約三十里。不許頃刻有怠。王之隊伍。常在斥堠以裡。不宜久駐一處。東西南北。往來莫測。又須趁逐水草。隨營牧放。以就孳焉。其五曰。今年八月二十日。晉王燕王起程。九月一日。遼寧谷代起程。務在約量程途。同至京師。朕別有議。非面論不可也。其六曰。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于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其七曰。晉王燕王宜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督諸王并都司行都司。報知孳畜預戰馬數。必從行太僕寺點視稽驗。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于今通計所產駒若干。悉數以聞。其八曰。京師發去江淮太僕寺孳生馬及戰馬。八年之間數該七萬。王督諸王及都司行都司。以逐年領馬之數。稽其原領月日。暨受馬月日。條例具陳。仍命太僕寺督併更加號令。催督都司行都司毋容少怠。其九曰。向者所發有罪大小將較。須悉心點視。立成隊伍。其中有名到而人不至。及有病亡者。皆須明白具數以聞。其十曰。不分大小官員并軍較等。凡領騾馬驗

其關領月日。每年納駒一匹。仍須審其孳產有無。不可一槩徵索。特諭爾知。如勅奉行。

辛卯制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曰。四川陝西兩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漢頑民。多潛遁山谷間。不供征徭。不懼法度。近者高福興等從山賊作亂。阻官道殺人民。故命爾等討之。大軍旣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爲軍。餘不順化者。必平之。乃可班師。山深道險難騎戰。如軍中有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列以聞。



勅晉王 燕王曰。近欽天監奏占天象。當有胡兵入  
寇。朕以為不特天象可徵。以人事度之。胡人亦有  
是謀。何也。前歲秋山西塞外。降胡逃歸嶺北。此數  
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國虛實為胡人謀乎。  
此胡人入寇之端也。自今其令都司行都司簡閱  
步卒騎兵。或三萬。或二萬。常兼數萬步卒。而騎兵  
每五百。以一將領之。五百分為五隊。每隊領以一  
戰將。而五將咸聽一將之令。往來折衝以摧賊陣。  
步兵亦如騎兵之法。選將領之。嚴飭隊伍。與騎兵  
並進而夾攻。我馬雖少。步兵則多。胡馬雖多。彼無

步卒。苟有侵犯。可與戰矣。其深體朕意毋忽。

五月壬子朔己巳

上復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乃勅晉王 燕王

及代遠寧谷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

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

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必有寇邊者。宜令軍

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今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

千里。急遽難為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

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其不出則已。設若南行。馬

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算。孰能制之。兵法



云。制人而不制于人。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機思謀慮。艱于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于是。可不戒哉。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鈔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

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勝。必至失利。務在深藏設計。待彼肆志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築遼王府于廣寧。先是王之國。未築城府。但樹木柵于廣寧西。大凌河北。草創宮室以居之。尋命武定侯郭英督遼東各衛。及護衛軍士。營建王宮城于廣寧故城西後。

上聞英督工嚴急。軍士勞弊。命罷其役。至是中軍都督僉事陳信。宣信運糧于遼東。因命信等以舟師協助都督楊文等。率遼東諸衛軍士。復築城浚濠。建立宮室。令高壯其城門。以備不虞。或有勅敵。難



以守禦。則王徙居山海衛。而以馬步軍守其城。王領兵時復往來。因諭信等曰。高麗地界遠左。其國君臣畏威而不懷德。此以誠撫。彼以詐應。此以仁義待之。彼以譎詐來從。昔嘗誘我遼東守將李謐爲叛。朝廷先覺。故不能爲害。今不可不爲之備。此夷不出則已。使其一出。必有十萬之衆。定遼境土與之相接。宜陰戒斥堠。以防其詐。凡事有備。庶不失機。其慎之哉。

辛未

上復以天象示變。勅晉王

燕王曰。今塞草豐茂。山

陵地高。夏無酷暑。宜用心爲備。上天垂象。不可頃刻自安。爾其訓練士馬。控弦以備之。庶幾無患。

六月辛巳朔丁亥。勅楚王楨。湘王柏曰。前者命爾兄弟以七月二十日以前進兵。征勦洞蠻。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此用兵所當知也。今指揮齊讓兵已壓蠻境。卽遣人諭之。令且出奇設伏。嚴爲備禦。休息士馬。以乘其弊。待太白出後。則併力討之。如生擒蠻人。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



庚寅晉王 燕王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賫勅往諭之曰。近者人自塞上來。知爾兄弟統軍深入。古人論兵。貴乎知彼知己。若能知彼。又能知己。雖不能勝。亦無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與敵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遠東至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欲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逢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所以必欲知己。算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

聖祖留神  
馬政其急  
如此

追北擒寇。則不能矣。今爾等帥數千馬。離開平三四百里。駐曠塞中。况無輕騎遠偵。以知敵情。設使胡兵數萬。晝潛夜行。隱柳藏荻。猝然相遇。彼以數萬。我以數千。何以當之。若欲縱轡馳行。其將何以全軍士哉。今吾馬數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埃。謹烽燧。設信砲。猝有警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十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爾等。不能深思熟慮。提兵遠行。不與敵遇。則僥倖爾。設若遇之。豈不危哉。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當附城壘。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



至此上策也。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亂，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命于諸雄。又二年帥將士東渡大江，秣馬厲兵于建業，以觀天下之變。其諸雄皆放肆無籍之徒，雖曰無籍，而元亦不能馭。乃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總兵四征，與羣雄並驅，又不十數年，羣雄殄滅，偃兵息民。當並驅之時，張士誠稱王于姑蘇，陳友定阨險于八閩，方國珍擅命于甌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于中原，徐真一陳友諒相繼僭號稱尊于江漢，兵無紀律，同類相夷。元義兵李察罕輩奮起河洛，劉太保莫

能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雄毛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察罕拒戰，所在敗北。察罕兵驕氣盈，心詐志狂，所以猝殞于敵手。未久，察罕之甥王保保帥兵，一切作爲蹈舅之謀，不能服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請命加誅。王保保自是元內外釁生，首將擅兵于外，大臣弄權于內。朕觀是機，發兵討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長驅齊魯，席捲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由鄴下趨真定，移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而幽薊之區悉定矣。西入晉冀，晉冀乃平。兵渡河西，關中亦定。不



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曰。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曠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機無少懈。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是良策也。善勝敵者。勝于無形。爾其慎哉。

秋七月庚戌朔壬子。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等奏。水西叛酋必登不科阿加。聞官軍退。皆還舊寨。可乘機勦除之。

上遣使勅報之曰。獸聚鳥散。蠻夷之情耳。捕之則又逃竄。徒勞師旅。不如姑緩之。俟一二年再舉可也。勅至爾卽移兵討五開等處。

乙丑

上謂兵部臣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朕觀往古。以至于今。無不以馬爲重。況人君統一寰宇。欲措生民久安于田里。豈可不重馬哉。今我朝定天下三十年矣。守邊諸將。操精兵。嚴備禦。初本皆能。



既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理財。罔知備禦。如甘肅西涼守將宋晟。莊德。張文傑等。嘗征討邊夷。多獲馬匹。牧于塞上。又以所虜胡人爲家奴。待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力。一旦家奴變生。罄羣牧而掠去。上不能有補于朝廷。下不能有益于軍士。欲以理財。乃至亾財。此果智者所爲乎。爾兵部其以此意諭之。自今邊將不得以胡人爲家奴。所畜馬。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官給其直。若朝廷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其直。其馬少不願鬻者聽。

丙子勅 燕王曰。夫用兵之道。在明號令。號令既出。難以姑息。違者必正其罪。師出以律。故也使軍將信其事。而無違。或臨戰陣。或近敵壘。庶不失機。少有姑息。諸軍必慢。其將視以爲常。誤事不可勝言。故用兵必嚴號令。使賞罰明。賞罰既明。摧堅撫順。易爲成功。近在護衛千戶李璿奏。山海衛指揮黃佑。故慢王令。如此之人。苟不明罰示衆。何以號令三軍。以一衆志乎。近聞發往開平贖罪指揮千戶及衛所鎮撫。鬻所乘馬騾。徒行。將何以揚威武。



而制胡人哉。勅至卽罪黃佑于開平。以狗賣馬騾者。繫送京師。

八月庚辰朔辛巳。清平衛奏黔陽辰溪等處蠻民相扇爲亂。勅楚王楨曰。今黔陽等處蠻人聚衆劫掠。必謂官軍征進。故乘夜出沒。欲梗阻餉道。沮我師行。今發官軍二萬四千餘人。從爾護衛軍後至。則令護衛指揮一人總之。與都督湯醴。寧忠駐營黔陽辰溪之地。如蠻人復來。就擒捕之。以通驛道。丙戌。楚王楨遣千戶周遜請軍餉。

上勅報之曰。往者諸將東征西討。朝廷何嘗運糧隨軍。今爾率兵止在一隅。欲請糧三十萬石。豈不可愧。況三十萬糧儲在靖州者。欲備銅鼓立衛五關。缺食。不可輕費也。爾兄弟計所統軍。已不下十萬。尚未嘗勦除蠻寇。九月間當別遣總兵官發京師。大軍進討。爾兄弟在軍中。當肅部伍。不得分營。比大軍未至。苟有才謀樹立功名。先除羣蠻以安民庶。豈不偉哉。此師之出。務令勦絕兇渠。然後班師。出征日期。九月二十六日。預令爾知之。

甲午。勅曹國公李景隆曰。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天下平定已久。恐兵事懈弛。緩急用濟。近天



象有警。尤不可不慮。特命爾佩征虜大將軍印。往河南訓練將士。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兵法云。用之在乎機。顯之在乎權。汝其慎哉。

戊申平羗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多留之軍中。

上聞遣使諭之曰。爾招諭蠻民間有降者。乃留寘營中。此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知。一旦背叛。必有舍卒不測。此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銀。賂其平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

待之。不疑其詐。賊乃乘其無備。夜入其營。生擒平章以去。衆皆不知。遂闔而奴之。以爲戲笑。此覆轍可爲鑒戒。自今有來降者。宜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易于勦滅。爾其慎之。

九月庚戌朔乙亥

上以平羗將軍都指揮齊讓逗遛不進兵。平蠻無功。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爲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錦衣衛指揮使何清。鳳陽衛指揮使宋忠爲叅將。統京衛及湖廣江西等都



司軍馬往代之。諭楊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爲勝。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或十里。或二十里。暮卽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構。卽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同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寧都督湯都督嘗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各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先檄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

復遣錦衣衛指揮譚全等諭古州從征將士曰。兵征旣久。未見成功。蓋齊讓老矣。且無智謀。宜不能馭將士也。今特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代齊讓爲總兵。爾諸將士當思奮力決戰。以蓋前愆。

冬十月己卯朔丙戌。遣使勅征虜前將軍都督楊文等曰。十月七日。齊讓已遣武昌左衛指揮朱俊。械蠻寇林寬。及潭洞賊首楊通秀至京。觀其人皆



庸懦愚人。宜不能爲此亂。計諸蠻中。必有桀驁者。爲謀主。特愚弄林寬楊通秀。嗾其倡亂。事急則令其來降。爲緩兵之計。乃其狡謀也。作亂之原。實在諸洞蠻酋。今寬等具言諸蠻詭詐狀。爾等宜次第捕滅。其令寬等投降。皆是虛詐。意在沮我大軍。若大軍遠行。必于中途設伏。掩我不備。慎毋遠掠。楊文至軍。去齊讓營百里。先令叅將何清等領騎步。同指揮譚全。散騎舍人劉天錫等。詣讓營中。宣詔收平羌將軍印。送讓赴京。其副將宋晨胡冕。仍令從征立功。

十二月己卯朔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勅諭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爲民之父母。蓋人心之所在。卽天理之所在。善治民者。必求得民情焉。今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方。而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爲下人之所不容。而歸于我。朕思爾以父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戚而來。久而不歸。則境土非爾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不可不正。已遣將問罪。刀幹孟。故命爾還舊邦。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鈔五百錠。以遣之。又勅西平侯沐春曰。



思倫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雲南。令且止怒江。遣人往諭刀幹孟母爲不臣。必歸而主。如其不從。則聲其罪以討之。

洪武三十一年春二月戊申朔庚子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刀幹孟請入貢。且言刀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忽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京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刀幹孟懼爲所攻。故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忽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

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俟其變。其忽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刀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自失事機。

三月戊申朔癸亥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近聞守邊將帥多不究心。如五開守禦指揮千百戶。私役軍人。受賄弄法。以致軍伍缺少。城寨不脩。蠻獠竊發。攻劫屯戍。男女死者八百餘人。皆將帥怠弛之故也。自今如一衛五千六百人。指揮五員。則以左右前後四所。分四指揮管領。中所則掌印官管之。凡脩繕城池。五千戶



能復此法  
而後軍衛  
可治也

皇明世宗 卷十五  
均分其土。敵至且守且戰。四千戶各守四門。掌印指揮提調中所。總四指揮而一其部伍。如城壁不高。壕塹不深。屯種不勤。則坐本管指揮千百戶之罪。軍容不整。器械不精。操練不熟。則罪分管之官。其遣人往諭各衛。一循前後處分。慢令者究治之。夏四月丁丑朔庚辰。五軍都督府及兵部臣奏言。朝鮮國雖奉貢不絕。而疊生釁隙。請討之。上曰。朕欲止朝鮮生釁者。將以安民也。興師伐之。固不爲難。得無殃其民乎。但命禮部移文責之。彼若不悛。討之未晚。

乙酉勅 燕王曰。邇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火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卽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爲之慮。可於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馬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翼于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于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



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五月丁未朔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爲總兵。往北平叅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馬步軍士。隨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二心。而有疑

志也。

乙亥勅。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民。以荅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五

終



臣等聞先王受天而有天下... 其德足以化民... 故能天下歸心...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不歸心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薄而位高... 祿重而責薄... 則小人將歸之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臣等聞先王受天而有天下... 其德足以化民... 故能天下歸心...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不歸心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薄而位高... 祿重而責薄... 則小人將歸之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臣等聞先王受天而有天下... 其德足以化民... 故能天下歸心...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不歸心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薄而位高... 祿重而責薄... 則小人將歸之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臣等聞先王受天而有天下... 其德足以化民... 故能天下歸心...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不歸心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薄而位高... 祿重而責薄... 則小人將歸之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臣等聞先王受天而有天下... 其德足以化民... 故能天下歸心...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不歸心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薄而位高... 祿重而責薄... 則小人將歸之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足以化民... 財足以養民... 則民歸之如流水焉...



